

# 委内瑞拉：左翼政权能否“起底回升”

文 / 孙岩峰

3月5日，委内瑞拉、古巴等拉美多个国家举行纪念拉美“左翼领袖”查韦斯去世四周年的纪念活动，特别是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同时召开美洲玻利瓦尔联盟第十四届特别峰会。与会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劳尔·卡斯特罗、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尼加拉瓜总统奥尔特加等拉美左翼领导人在缅怀近几年相继去世的查韦斯和菲德尔·卡斯特罗之后，都号召当前拉美左翼力量“团结一致”相互扶持。的确，当前拉美左翼正处于低潮时期，很多右翼媒体都期待拉美政治生态的“左下右上”继续发酵，从而回到上个世纪90年代新自由主义和右翼一统拉美的“黄金十年”。在这个敏感复杂的历史关头，作为地区左翼“风向标”的委内瑞拉的走向就格外引人关注。

## 一度风雨飘摇

一年之前的2016年初，很多拉美政治分析师均对委内瑞拉局势忧心忡忡。自2015年12月赢得国会选举以来，反对派夺权的步伐不断加快，马杜罗政权几乎应对不暇。一方面，借国会多数席位，反对派大力削弱政府行政权力：草拟“最高法院改革法”，欲从左翼执政联盟中夺取高法控制权；修改《央行法》《财政系统管理法》和《公共部门及国有资产管理法》，试图削弱马杜罗政府对国家财政的控制，将政府预算、借债、资金运转等权力抓入手中；讨论《公共部门信息透明法》，试图彻查政府账目；要求政府部长向议会汇报工作，

同时还试图以“未能应对食品短缺”为由意图罢免食品部长；通过《大赦法》，要求释放包括激进右翼领袖洛佩斯在内的75名在押“政治犯”。另一方面，加紧推动总统罢黜公投。反对派自1月开始启动弹劾程序，5月初向国家选举委员会递交185万份公投申请签名，要求于年内发起对总统的罢免性公投。反对派声称将很快征集到约400万张有效签名，并会“在公投中轻松获得逼马下台的750万张选票”。

而去年上半年的地区和国际形势也对马杜罗政权极其不利。美委关系紧张程度不断加剧，奥巴马先后多次宣布对委制裁措施，时任国务卿克里多次公开支持委反对派，并鼓动美洲国家组织依《美洲民主宪章》干预委政局。地区左翼力量也渐趋衰落，继2015年底阿根廷左翼大选失利后，2016年5月巴西左翼总统罗塞夫遭弹劾离职，委逐渐丧失最重要地区盟友。加之厄瓜多尔和玻利维亚也均面临执政困局，委地区支持体系日益萎缩。

此外，委国内经济和社会局势也令人生忧。受国际油价持续低迷影响，依赖原油出口的委经济面临严重困难，通货膨胀率大幅飙升，国际储备大降，市场供应普遍短缺。民众不满情绪加大，社会治安随之持续恶化，暴力事件层出不穷，哄抢事件此起彼伏。一时间，马杜罗政权的垮台仿佛触手可及。

## 峰回路转渐现

在内外形势均不利好的背景下，马杜罗政府展开艰难的“政权保卫

战”。一方面，确保国内政治、经济局势不失控。2016年1月，政府宣布国家进入为期60天的“经济紧急状态”，颁布一系列经济措施以期缓解经济压力，如允许政府动用储备金确保物资供给、加快建设各类民生项目、简化进出口和政府采购手续、吸引外资、增加生产、打击偷逃税等。2016年5月，又宣布全国进入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包括举行全国军事演习，防止可能出现的“帝国主义”军事干涉和国内政变；加强警力，打击国内犯罪团伙和准军事组织，缓和社会治安矛盾；成立“地方生产供给委员会”，加强粮食生产，力图确保民众的基本生活。同时，为应对“反对派发起的经济战”，下令由军方负责粮食和药品等基本物资的分配，对故意停产的私营企业进行国有化，保障生活必需品供应。之后，又相继发布多项经济脱困举措：政府拥有特别融资权和资金处置权，国会不得干涉；允许对私营企业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商品生产和配给，严厉打击倒买倒卖、囤积居奇和价格欺诈；出动军警协助生活必需品分配。政府将所有低价补贴品由“生产和供应委员会”统一销售，并优先向“拥查派”家庭分发，以稳定“基本盘”和军心。同时强调政府对外偿债决心，坚称“委绝不会出现债务违约”，增强国际市场信心。为打击“黑市”金融和走私洗钱，“大胆”推行“换钞”措施，发行更大面值新钞，取消最大面值的100玻利瓦尔纸币。

同时，积极展开外交战，“软中带硬”，改善国际环境。对美国“斗



供图(东方IC)

2017年1月15日，马杜罗（前排中）与委内瑞拉最高法院院长格拉迪斯·玛利亚·古铁雷斯（前排右）共同出席一场在加拉加斯举行的活动。

而不破”，不激化与美矛盾，不给美进行大规模干涉的借口。对哥伦比亚前总统乌里韦等地区右翼力量，则针锋相对，称“拉美右派正与委国内反动派相勾结”妄图颠覆委合法政府。对地区左翼力量则“抱团取暖”，多次召开美洲玻利瓦尔联盟等左翼一体化组织峰会，声援丧失执政权的巴西和阿根廷左翼政党。对态度模糊的欧盟，则提出“尊法制”“要和平”，利用民选当政的合法地位，邀请西班牙前首相萨帕特罗等政要参与国内朝野和谈，不给国际舆论以抹黑“口实”。

更关键的是，围绕反对派提出的“罢免公投”，政府通过所控制的最高法院和最高选举委员会，利用法定程序拖延公投进程。根据宪法规定，马杜罗若在2017年1月前遭罢免，将举行总统大选，若之后下台，由副总统接任至2019年。选举委员会宣布反对派已搜集的签名多为“虚假”，冒用死人或他人签名。经过多次“漫长”审核，公投不仅未能在去年年内举行，而且根据目前的签名审核节奏，

2017年也有可能无法实现。加之今年初，马杜罗任命亲信伊萨米担任副总统，即使举行公投并失败，马政权依然可以有序接班。危及马杜罗政权稳定的最大“地雷”基本得以排除。

### 能否获得“喘息空间”？

目前看，马杜罗政府抗击内外冲击的能力大大增强。国际油价已回升至50美元上方，国际机构对未来大宗商品预期看好，委基本上已经度过“最艰难时刻”。从国内政治斗争看，反对派依然处于一盘散沙的状态，激进右翼、温和右翼对下一步局势走向意见分歧较大。激进右翼希望继续抗争，以强硬手段迫使马杜罗政府下台。温和右翼意识到自身劣势，希望跟政府有限合作，力争在下一届总统大选中“合法上台”。因此，尽管2月中旬，20多个政党组成的反对派联盟成立了“政治行动委员会”，但普遍认为反对派在委内瑞拉的行政权、司法权、立法权、选举权、军权

并行的政治架构中仅掌握国会，短期内难以合法撼动政府执政。

特朗普上台后，美委关系出现微妙变化。一方面，特朗普执政团队对委态度强硬，特朗普亲自会见被关在委狱中的反对派政治领袖洛佩斯的妻子，并以“涉嫌毒品走私”为由，宣布对委新副总统伊萨米采取制裁措施。同时，施压美洲国家组织对委实施干预，甚至提议将其开除。但另一方面，各方普遍认为特朗普外交重心不在拉美，对拉美“有限的关注点”也会集中在与墨西哥的贸易、移民、安全分歧。在兴建“移民墙”和重新谈判《北美自贸协定》之前，委内瑞拉不会成为美关注重点。更何况，据说特朗普身边的石油大亨们都与委石油贸易有“千丝万缕”的关系。美对委“痛下杀手”恐难实现。

对委内瑞拉走势影响最大的应该是地区整体的政治生态变化。2016年，拉美右翼力量持续兴起。新上台的中右翼政府普遍“重拾”新自由主义模式，减少政府干预，推行“小政府、大市场”体制改革。鼓励“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民主化”（“华盛顿共识”的核心）。随着拉美右翼力量持续走高并相继执掌政权，拉美整体发展模式恐将重新“右转”。与此相对应的拉美政治生态可能继续“右转”。2017年2月，厄瓜多尔大选，执政的左翼候选人未能在第一轮获胜。2017年底智利大选，右翼上台可能性较大。2018年7月墨西哥大选，革命制度党下台风险上升。2018年10月巴西大选，社会民主党有望执政。2019年玻利维亚大选，“后莫拉莱斯时代”左翼将面临巨大挑战。在这一背景下，2018年底或2019年初的委内瑞拉大选可能将深受影响。<sup>[7]</sup>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拉美所副所长）